

胡家晉

早幾天，朋友帶我去了一間舊物店。像走進了時間的縫隙，一百多年前的輪盤、古老的沙漏、半身大的鐵製飛機模型、琉璃造的波子棋……驀然，一張張發黃的紙片映入眼簾，它們藏在櫃的一角，被水間球擋著了。在一堆讓人目不暇給的老大哥面前，不是偶然看到的話，準會溜掉了它的蹤影。那是五六十年代的英國郵票。郵票本身很美，加上老闆費力搜購、精心擺放的心意，實在讓人愛不惜手。但更美的是，一張張的郵票，是一道道的思念，是母親對兒子的牽掛，是妻子對征夫的擔憂，是情人互訴衷情的印記……收到嗎？收不到嗎？就像莎士比亞的名句 to be or not to be 一樣，在寄出者的靈魂迴盪。

啊，我們的開始也是從一封信而來。那封信沒有郵票。我常時在想，如果那封信不是你親手交給我，而是寄給我，我想，我倆大概不會一起。

沒有郵票的困鎖，信件沒有了時限，昨天、今天、明天、後天彷彿都是信件的寄出日期。信件的內容也就沒有了約束人的力量。打上了郵戳的信件，人會收好、珍藏、回味，同時也會把記憶與思念封鎖在信內。偶爾有閒心時才拿出來把玩一下，執屋時，紀念日時，分手時，就像是春秋二祭大時大節等煞有其事的大日子才拿出來祭祀一下鞭撻一下，過後，又復歸平常放在盒子裡等待下一次被拿出來品味。

我們的信失去了歷史，倒沒有被記憶沖刷得一乾二淨，反而常在我腦海內翻動起來，讓我時刻記著你的懦弱、你的歉疚和你的溫柔。一切的感受只存在於你與我，沒有鎖在信內，封在郵票，讓他人把玩、談論。看著那一張張發黃的郵票，想到當中的故事被一個個人偷窺、猜想、建構，我暗自慶幸你給了我那一封沒有郵票的信。